

宋元學案補遺

〔清〕王梓材 馮雲濠

宋元學案補遺

〔清〕王梓材
馮雲濠 編撰
梁運華 點校
沈芝盈

中華書局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目錄

橫浦學案補遺

橫浦師承……………三三一

黃先生珪附師李陽弟琇……………三三一

龜山門人……………三三一

補張先生九成……………三三一

橫浦講友……………三三五

補姚先生述堯……………三三五

補葉先生先覺……………三三五

補施先生德操……………三三五

陳先生一鶚……………三三五

謝先生舉之……………三三六

□先生公繼……………三三六

橫浦家學……………三三六

張先生伯厚……………三三六

張先生察……………三三六

橫浦門人……………三三六

補凌先生景夏……………三三六

補樊先生光遠……………三三七

補史先生浩……………三三八

補郭先生欽止……………三四二

蘇先生批判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三四二

陳先生自修……………三四二

陶先生與諧……………三四三

李先生賓……………三四三

蘇先生伯益……………三四三

郭先生忠順……………三四三

方先生導……………三四三

于郎同調……………三四四

季先生光弼附兄光度子復之泰之蒙之

眞先生德秀詳西山眞氏學案

門人陳偕謝特起

史氏門人

忠定同調

周先生鑄

崔先生敦禮附弟敦詩

郭氏家學

橫浦私淑

郭先生津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陸先生九齡詳復齋學案

郭先生浩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陸先生九淵詳象山學案

文節家學

鄭先生亨仲

倪先生祖義

謝氏門人

倪先生祖常合傳

張先生伯厚見上橫浦家學

文節門人

樊氏門人

袁先生燮詳繫齋學案

方先生導見上橫浦門人

橫浦續傳

倪氏家學

黃先生倫

補倪先生思

徐先生鹿卿附師朱炳

文節學侶

二二五二

二二四四

二二四五

二二四六

二二四六

二二四六

二二四六

二二四六

二二四六

二二四六

二二四七

二二四七

二二四七

二二四七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二二五二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

後學 鄭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橫浦學案補遺

橫浦師承

郎官黃先生珪

附師李鸞。弟琇。

黃珪字元功。永福人。徙居侯官。從司業李鸞學。釋褐後復中乙科。爲衢州教授。啓發甚至。除杭州教授。時橫浦爲諸生。實在座下。紹興八年。橫浦爲吏部侍郎。先生爲郎官。間相過從。仁心義色肅然郁然。先生嗜學不倦。自登第以至踐歷臺省。無一日廢書。嘗謂季弟琇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吾兄弟素習禮經。盍佩而行之。平昔所寓。必大書誠意正心四字于座右。以效古人盤盂几杖之戒云。橫浦文集。

龜山門人

補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邵州學濂溪先生祠記述潘燾之言曰。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于先生也。亦祠以侑焉。是先生固濂溪私淑矣。

雲濠謹案。黃氏補本爲先生傳作海昌人。且言其投檄而歸海昌云。

橫浦語要

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刃子。

有是四端而不知學問。則行于所不當行。故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惡小人而惡君子者。有遜位于子之而召亂者。有非君子而是小人者。此所以不可不學也。何謂學。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伊川所謂五者廢其一則非學。

論語含蓄。未易理會。雖至妙之理。只一兩句便了。孟子須反復詳說。初學讀之。比之論語似易曉。然亦未易觀。蓋孟子多散漫。觀者須把他散漫處去尋他渾成處看。行則見于實效。知多止于說辭。

一國之大。有百官有司之俸。有祭祀賓客之給。儻輕費妄用。則將頭會箕斂。奪民財。而民不勝病矣。要當量入爲出。百官有司其俸有高下。其品有章程。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橫浦書說

孔安國曰。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是典之爲義。特載唐堯常事。而今觀其所載。皆後世人主勉強勞苦終未能彷彿其萬一者。而曰常道。則其意所責于後世人主者。其亦不淺也。

吾儕讀書當學堯舜。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堯之識變。果何自而來哉。當亦知所主也。蓋深思其所以然。他日以堯舜之道輔吾聖君。則亦有所據矣。以上堯典。

益稷未嘗有一字而乃以命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爲之佐也。同心協贊。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名不必擅。儻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至列名于禹皋陶之後。則忌嫉之心。強愎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此大功。三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禹皋陶之後焉。至于論安汝止以動上帝。作股肱耳目以至治庶頑讒說。反覆辨論至于賡歌。皆禹昌言之所及也。故因以附焉。其主則在益稷而已。益稷。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乎四海。皆禹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

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間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祗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以其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于辭語之間當述敘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道化成此大功哉。余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衆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篚亦鮮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于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不及賦篚以言。名雖曰賦篚。亦非強爲科索。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水土。道里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禹貢。

此篇周公攝政代成王。大誥多邦。及御事以征三監之意也。此事正在流言時。未必成王之心也。當時柄在周公。而周公身受武王之託。故專此事而不疑。以謂區區之心。天地必知之。武王知之。若以嫌疑爲自安計。則吾與武王辛勤艱苦。成此基業。一旦坐視其將墜而不救。此亦何心哉。然而以後世觀之。周公所以自謀者亦已疏矣。以是知古之聖賢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身計

爲天下國家計。疑在成王。忠在一身。周公行與天通。與鬼神通。則成王疑心自當破散。而吾之忠誠自當見矣。此篇益見周公之忠。益生成王之疑。余反覆讀此。輒爲之三歎。周公以爲三監賊也。在所當征。成王以爲三監忠也。周公擅兵權。以騁私欲。殺三監。以滅口耳。事既如此。而邦君御事。又以爲成王當考翼不可征。周公諄諄以卜。乃先王之所信。而十夫子翼賢者。亦以爲當征。武王所圖之事。所圖之功。所指之疆土。豈可中輟。爲他人凌踐哉。所以獨忤君心。獨違衆議。以十夫爲助。而秉此忠誠。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以征之。征而成功。成王愈疑。非上天明其忠。嗚呼。周公之負枉其有既乎。大誥。

微子蓋帝乙長子。特以其母初賤而生。故不立。其後母貴而生紂。故紂得立。然而紂無道亡天下。其子武庚又背叛亡其國。商緒宜絕矣。周家忠厚。不忍滅商宗廟社稷。卒封微子以爲商後。且使成湯以來不泯祭祀。凡三十二傳而滅于齊。是全湯之宗祀者。微子也。使微子繼帝乙有天下。豈有牧野之事乎。微子之命。

余觀君牙伯冏之篇。亦虚心于治道矣。穆王。其父昭王。溺死于漢水。畧無恢復之計。而馳騫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慙慙惻惻。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厲于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卽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

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罔命。

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畧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畧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胤征同也。文侯之命。

王伯厚曰。張子韶書說。于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于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于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張無垢中庸說

朱子曰。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世^①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原註。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于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人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旨意。畧其所受于師者。

①「世」上脫「住」。

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于子夏。李斯原于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故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徧爲之辨。大抵愚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天命之謂性。第贊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爲己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爲己物。而人于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運用也。脩道之謂教。則仁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禮行于賓主。知行于賢者。而道之等降隆殺。于是而見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贊其可貴而已。性亦何待于人贊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日未爲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爲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爲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于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于一處。可搏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爲體者也。今日體爲己物。然後入于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道設于此。而後性來于彼也。不知方性之未人也。是四者又何自而來哉。凡此皆不知大本。妄意穿鑿之言。智者觀之。亦不待盡讀其書。而是非邪正已判于此章矣。仁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是乃率性之道。而遽以爲脩道之教。亦失其次序矣。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之心。已顯于心目之間。

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莫爲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以上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至慎其獨也。

朱子曰。君子所以慎其獨者。非爲恐招禍辱而已也。今日不睹不聞之間。少致其忽。初無所害。特恐招禍辱而後慎其獨焉。非知道之言也。

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豪私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朱子曰。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慎恐懼則既發矣。

方率性時。戒慎恐懼。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教。以幸于天下。至于此時。聖人之功用興矣。

朱子曰。率性之謂道。言道之所以得名者如此。蓋曰各循其性之本然。卽所謂道爾。非以此爲學者之事。亦未有戒慎恐懼之意也。脩道之謂教。通天下而言之。聖人所以立極。賢人所以脩身。皆在于此。非如張氏之說也。又曰。深入性之本原。直造所謂天命在我。理亦有礙。且必至此地。然後爲人倫之教。以幸天下。則是聖人未至此地之時。未有人倫之教。而所以至此地者。亦不由人倫而入也。凡此。皆爛漫無根之言。乃釋氏之緒餘。非吾儒之本旨也。率性之謂道。未離本位。修道之謂教。不可以離不離名之也。以上君子中庸。

朱子曰。言性有本位。則性有方所矣。聖賢言性。似不如此。假如其說。則前章云率性所以求中。言求。則是自此求彼。非離正位而何。至于以脩道爲聖人之功用。則又曰不可以

離不離名之。蓋其說有所不通。而駸駸乎遁矣。

人皆用知于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于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懼。知孰大焉。人皆曰予知。

朱子曰。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于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

朱子曰。超然悟未發已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于理。

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一豪私欲橫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已且無有矣。以上回之爲人。

朱子曰。此言蓋欲極意以諛顏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閒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

由戒愼恐懼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爲天地。化育萬物。

朱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本然之中。發而中節乃本然之和。非人之所能使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理之自然。今加以字。而倒其文。非子思之本意矣。此乃一篇之指要。而張氏語之。輒有差謬。尚安得爲知言哉。

中庸無止法。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自謂知能止矣。○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愼恐懼。察于微茫之功也。

朱子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蓋無止。則高者過。卑者陷。非所以爲中庸矣。聖人固未嘗自謂知能。然非此章之指也。蓋所謂不知不能。莫能載。莫能破。皆極言道體之無窮爾。非爲聖人而言。亦無察于微茫之意也。

戒愼恐懼。則未萌之始。已致其察。至于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飛魚躍。察乃隨飛躍而見焉。

朱子曰。中庸引此詩以發明道體之無所不在。所謂費而隱也。明道上蔡言之已詳。子思復生。不能易也。張氏之云。不亦異乎。且曰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則是有事焉而正之也。

顧惟此察始于戒愼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以上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曰。起而爲中和。如之何其起也。此豈知中和者之語哉。

人卽性也。以我之性覺彼之性。

朱子曰。詳經文。初無此意。皆釋氏之說也。且性豈有彼我乎。又如之何其能以也。

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以上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朱子曰。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養而充之。以至于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己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有既有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于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以上忠恕達道不遠。

朱子曰。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

則所以謂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于是。

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朱子曰。此四句當爲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求猶責也。所求乎子者如此。然我以之事父。則自有所未能。正蒙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將由是而加勉。正身以及物。非如上章所云以己難克而并容他人也。且又曰。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則是君臣父子漠然爲路人矣。旻天之泣。小弁之怨。又何謂也。蓋其馳心高妙。而于章句未及致詳。故因以誤爲此說。以求爲察。亦非文義。顧者察也。言顧行。

朱子曰。按上章以求爲察。固已無謂。此又以顧爲察。尤爲牽合。大抵張氏之爲是說。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其至于何處。與其可行不可行也。篇內所謂戒慎恐懼。下章所謂忠恕。所謂仁勇。所謂發育峻極。皆此類也。

君子戒慎恐懼。醞釀成中庸之道。在上位不陵下。

朱子曰。中庸之道。天理自然。非如酒醴。必醞釀而成也。

欲知戒慎恐懼之效。當于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效。當于父母卜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朱子曰。此言皆牽合無理。且父母至尊。豈人子所以卜忠恕之物乎。詳味此言。可見其二本矣。

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違也。鬼神之爲德。

朱子曰。張氏他章之說甚詳。而此獨略。將有所疑而不敢盡耶。抑其所謂鬼神者特如世俗之論。而不之究耶。然詳味列字之意。則以鬼神別爲一物明矣。豈知鬼神者之言哉。言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也。當始一戒慎恐懼。而以位祿名壽卜德之進否。大德必受命。

朱子曰。德盛則名位祿壽從之。乃理之必然。非姑爲此言以勉天下之爲德。亦非使學者以是四者卜其德之進否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乎。張氏之說。乃謀利計功之尤者。學者一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矣。

戒慎恐懼。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其無憂也。必矣。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武王之舉。危道也。以上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朱子曰。凡此類皆牽合。而此數句尤疏闊無理。又以武王之舉爲危道。則是聖人行險以徼幸也。是豈知順天應人之爲安哉。

不知先王居于何地。乃知天神自郊求。地示自社求。人鬼自禘嘗求哉。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朱子曰。先王所以知此。以其理而已矣。不煩更爲奇怪之說。

布種下實未及頃刻。地道敏樹。